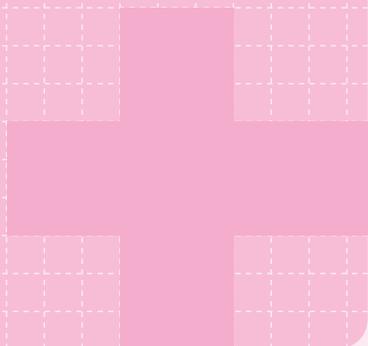




CHAPTER 1

# 另類醫學學思歷程



## 初見另類醫學

我希望「解決疾病」，但過往的學習讓我只知道如何「處理症狀」，加上自身與家人的病痛，在在讓我產生另闢蹊徑的動力。

### 回首來時久病成醫

當初學醫，除了自己身體不好之外，更多的是「家人期待」的成分。

我的原生家庭經歷戰亂與逃難來到台灣，稍稍穩定下來後，家人第一個想到的是「活著」，接著期盼的是「健康的活著」；再考慮讓子女接受好的教育，讓我們「有尊嚴的活著」。在那個年代，金錢是用來維護家人健康，與讓下一代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資源。生命很重要，可是健康的生命才堪稱完美。尤其在我出生之後，父親中風，接著外公去世、舅舅精神異常，「健康的生命」更成為我們家族追求的唯一目標。

從小，扁桃腺發炎化膿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雖然扁桃腺腫得不大，可是習慣性的咽喉痛、高燒到四十度、頭痛……讓我渾身痛苦不堪。母親見我燒得厲害，每回至少得帶我打過兩、三次的盤尼西林（抗生素的一種）才能退燒；而注射盤尼西林後，屁股上的疼痛

更讓我永難忘懷。那種自孩提時期就伴隨著我、周而復始的疼痛經驗，讓我深深覺得無奈且厭倦。

母親自彼岸渡海來台後，同窗好友都轉而就讀台北護專，她也想和她們一樣去當護士；可是我那在大陸聲望顯赫的外公總說：「當護士幹什麼？等我們回大陸，讓妳去唸醫學院。」就這麼等、等，等到兒子大了，她也只能將這個希望寄託在子女身上。

我的父親在四十一歲時不慎中風，沒多久，外公也因肝癌過世，母親一個人帶著五歲和三歲的哥哥以及一歲的我，在民國四〇年代，生活得很辛苦。也因為父親及外公的原因，我們家對疾病的敏感度比一般家庭來得高，對身體健康的重視，也較一般家庭更為注意。家族病史的困擾與自己的病痛長相左右，因此我的確充滿了對健康的疑問和與疾病對抗的鬥志，想在醫學的殿堂裡一窺究竟，讓自己和家人的身體更好。在這樣的信念下，我終於如願考上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成為醫學院的公費生。

### 非「拿掉」不可嗎？

原以為扁桃腺的問題在長大後可獲得改善，所以小時候才遲遲未動刀摘除，誰知道直至我唸醫學系二年級時，它仍如影隨形；而且年紀越長，發炎時所產生的症狀越發令人不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只能選擇聽從專業醫師的建議，拿掉扁桃腺，終止了它對我

將近二十年的折磨。

摘除扁桃腺的手術是由口腔內側進行，所以開完刀之後，我只能吃冷的流質食物，如牛奶、果汁，以防傷口發炎，同時促進傷口癒合及減少流血。我是一個愛吃「冰流質」的人，就是——冰淇淋。天氣熱的時候來個一、兩球冰淇淋，的確是很暢快的享受，而且我是個極度喜愛吃各式冰淇淋的人；可是開完刀後，每一餐「只能」吃冰淇淋，而且連續吃兩週，還真是一種莫名的煎熬。

身為醫學院的學生，我不免要想，雖然醫師說：「身體裡某些『沒有用的器官』，像扁桃腺、盲腸、不再懷孕的女性子宮、部分的腸和胃……如果留著是禍害，就把它切掉沒關係。」可是真的沒有關係嗎？為什麼上天會造給我們沒有用的器官？會不會以後發生什麼症狀是因為切除器官所引起的？那麼，我們能不能用「不切除」來解決？

老實說，即使我現在已成爲臨床經驗二十多年的專業醫師，對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依然是很現實而殘忍的——「不知道」。因爲到目前爲止，醫學上並沒有任何數據可明確表示「什麼器官摘除，會導致什麼樣的疾病」；而未來結論如何？相信誰也不敢妄下斷語。

## 病患越多挫敗越大

總之，我懷著這些疑問唸完了醫學院，經歷了醫院受訓實習的過程，並比照所有醫學

系公費生須下鄉服務六年的規定，被分發到南部某個衛生所。

在民國七十年代初，那是個相當偏遠的鄉下小衛生所，轄區內登記不過兩萬多人。在我還未派駐到衛生所前，那裡已二十多年沒有主任醫師，僅由人事員代理主任行使一般公共衛生與行政工作；可是當我在衛生所內開辦群體醫療中心後<sup>1</sup>，每個月求診的病患竟高達六、七千人次！一天兩百位以上的看診人數，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正代表著我在這個地區的「醫術名望」與「經營管理」深受肯定。可能有很多醫師會因這種盛況而湧現一種成就感——「你看，我一天看超過兩百個患者，而且患者都很滿意！」但當時已屆而立之年的我卻捫心自問：「患者滿意」就好了嗎？患者的稱頌就是我所追求的吗？對我來說，在這種

註1：民國七十年代的門診，經常有醫療院所以勞保單更換藥物，但我絕不允許用勞保單換藥品，而是硬梆梆一個患者接著一個患者的看病；兩個護士跟診，一個負責量血壓、體溫，另一個負責把患者請到就診座位，順便把前一位患者請離就診座位。當時我所設立的群醫中心，每天都有X光、抽血服務及夜間門診，每週均請專人前來做腹部超音波，並另請前任台南郭婦產科副院長及當時新營醫院腎臟科主任醫師每週前來門診，週日還有假日門診。我如此認真地在推動基層醫療與公共衛生工作，因此病患蜂擁而至，不難看出患者實在需要完整且有品質的醫療服務。

「成就感」的背後，我更體會到深刻的挫敗感。

通常病患來看診，若他說頭痛，我就開止痛藥；若他說感冒，我就開相關的緩解劑……這是在醫學系和醫院實習中所獲得的教育，我別無選擇的運用它們。每個醫師都是這麼做，為什麼我的「生意」會特別好？我只能歸因於可能我比較和顏悅色、懂得哄患者開心<sup>2</sup>。他們開心了，身體就覺得好了一半，自然便認為我的「醫術高超」；然後一傳十、十傳百，弄得鄰近地區的患者全往我們衛生所跑。汗顏的是，事實上我往往只為他們做了「症狀治療」，因為我無力「解決問題」，只能「處理問題」。面對病患完全的信心，我能安心地高枕無憂、擁被而眠嗎？我，的確不能！

註2：看病的生意特別好，有人說那是一種開業術。在西醫同業中，醫師們在比賽收入與患者數目多寡之餘，流傳著一個相互調侃的笑話——內科醫師是「知而無為的人」(He knows everything; does nothing)，外科醫師是「無知而為的人」(He knows nothing; does everything)，精神科醫師是「無知也無為的人」(He knows nothing; does nothing)，病理科醫師是「知而有為的人，但他的作為總是遲了一步」(He knows everything; does everything; but is always too late)。雖然那是笑話，但其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真實性，是身為醫師的我時刻深切反省的。這也是我之後一直朝不同領域的另類醫學努力研究的動力。

## 靠止痛針支撐生活

在那段期間，我的病患增加了，我的疲勞、倦怠、全身痠痛也發作得更加頻繁。是因為大量看診所造成的嗎？似乎又不盡然。因為我總在足量的睡眠和休息之後，仍然感到疲憊不已。

我對待自己的方式，和我治療所有病患的方法一樣，別無他法，唯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於是我用止痛劑、極小量的類固醇來消炎，注射半支抗組織胺來減輕身體對過敏原的過敏反應，解除身體的疼痛；如此歷時約一年多。民國七十九年四月，我結束了衛生所的服務，來到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當時稱為省立雲林醫院）報到。

在離開衛生所前，剛好醫學系的學弟鄭飛良醫師問我：「要不要去榮總學針灸？」那正是我倍感自身不足而亟欲求知的時刻，我連忙說好。可是報名時卻早已向隅。學弟很好奇，把他原本已報上的名額讓給我先上課，他自己願意等待下個梯次；就這樣，我參加了台北榮總針灸班。上課後，我得知恩師鍾傑教授在假日另外開設了「傅爾電針和低頻療法」學分班（當時稱為「能量醫學」，詳見第二章），我二話不說就報了名，自此開啓了我的「另類醫學」之路。

## 幸會！傅爾電針

「傅爾電針」是由德國的傅爾醫師所研發。傅爾醫師早期學習電機工程，後來學習西醫又研究中醫；之後，他將中、西醫學觀念相融合，發現人體可被視為一坨大的電子雲，而每個器官則可被視為一坨坨小的電子雲，每個器官各自形成一個電磁場。因此，他便運用電子電機的基本原理，發明一套測量各器官電阻變化的儀器，用以診斷及治療疾病。這一套儀器，便以傅爾醫師之名來命名（Electro-Acupuncture according by Dr. Voll, EAV）。

傅爾電針最大的優點是，即使器官只有電位的變化，但在細胞組織尚未產生病變前，就可以被檢測出來，但它的缺點也在這裡！因為器官只有電位的變化，細胞組織尚未產生病變，從現代醫學的角度完全無法發現，自然也不易使人相信。雖然這是預防醫學所要努力的終極目標——上醫治未病，但卻容易造成醫師與患者之間溝通上的問題。

傅爾醫師又研發運用低頻與人體電磁場共振的原理，來平衡人體電位異常時的變化，達到治療疾病的效果，這就是所謂的「低頻療法」。

因為傅爾電針與低頻療法對醫療卓著的貢獻，傅爾於一九八三年獲得諾貝爾傳統醫學與針灸獎的提名。後來他罹患了膀胱癌，接受外科手術後需要經常更換導尿管，他便每天運用傅爾電針選取尿道與膀胱檢測點的位置，使用低頻療法去平衡這兩個點的電位異常，因此可以數年不用更換導尿管。

尊重生命的醫師，重視醫學的研究與醫術的精進，最後造福自己的生命與生活品質，這就是最好的例子。醫師在研究如何治療自己的身體時，往往對醫學研究的敏感度最高，當然對醫學研究的動力、品質與熱忱，絕對遠遠大於只是為了物質金錢而做的醫學研究。

## 傅爾電針挖到病根

我在榮總上「傅爾電針班」時，前榮總傳統醫學中心主任——鍾傑教授即用傅爾電針替我檢測，發現我容易倦怠的原因竟然來自於「高壓電磁場」的輻射汙染，使得身體這個大電池的磁場受到莫大影響，導致種種不適。

高壓電？我努力地回想什麼時候曾經接觸過它？……接著，鍾教授替我施打「去除磁場影響」的針劑（為同類療法的反向訊號針劑，詳見第二章），我整個人好像突然清醒過來，原來不舒服的症狀都慢慢消失了。之後，又利用大量的維他命和靈芝<sup>3</sup>調養了一段時間；在服用維他命和



▲利用傅爾電針為患者檢測適合的藥物

靈芝初期，我每天覺得更疲憊、昏睡、睡不飽，但吃了一個月左右，我的身體有越來越輕鬆的感覺，不但疼痛感漸漸地不再復發，而且精神也變好了。我才知道，那一個月的疲累和昏睡是所謂的「瞑眩反應」，又稱為「好轉反應」（詳見第二七八頁），是爲了讓我的肝臟得到完全且充分的休息，才能讓它回復正常的排毒機能；而我之前自以爲「足量」的睡眠，其實對我的身體來說應該是「品質不良的昏睡」。

我心中依然存有疑惑：如果我的身體不適真的是受了高壓電磁場的影響，那麼「罪魁禍首」究竟在哪裡？既然是在衛生所時代便產生的病痛，那麼回頭去找應該沒錯！我把衛生所裡裡外外搜個仔細，才發現我以往住宿的宿舍窗外就有高壓電纜和變電箱，診間的背後是X光室，如此一來，跟老師對我的診斷和治療完全吻合。

經過自己的親身體驗，我對「傅爾電針」和「維他命療法」有了比一般同學更深的了解 and 認同，因此開始思考將其囊括在我的醫療方式中，成爲我醫師生涯很重要的轉捩點。

註3：靈芝是對身體有益的健康食品，但不表示所有靈芝都是好的，即使都同屬赤芝，也因為品種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所以靈芝產品會因為品種不同、製程不同、是否有蟲蛀或發霉、生產者良心不同……等，造成靈芝產品品質極大的落差，所以大廠牌或廣告做得大的靈芝製品也不一定就是好的。